

浮生六記

教師參考用



大華圖書供應社刊行

管題詞

劉樊仙侶世原稀，瞥眼風花又各飛。

贏得紅閨傳好句，『秋深人瘦菊梨肥。』

（君配工詩此其集中遺句也）

煙霞花月費平章，轉覺閒來事事忙。

不以紅塵易清福，未妨泉石竟膏肓。

坎珂中年百不宜，無多骨肉更離披。

傷心下潛窮途淚，想見空江夜雪時。

秦楚江山逐望開，探奇還上粵王臺。

游蹤第一應相憶，舟泊胥江月夜杯。

瀛海曾乘漢使槎，中山風土紀皇華。

春雲偶往留痕室，夜半濤聲聽煮茶。

白雪黃芽說有無，指歸性命未全虛。

養生從此留真訣，休向嬋嬛問素書。

陽湖管貽萼樹荃。

潘題詞

是編合冒巢民影梅龕憶語方密之物理小識李笠翁一家言徐霞客游記諸書參錯貫通如五侯鯖如羣芳譜而緒不蕪雜指極幽馨綺懷可以不刪感遇烏能自已洵離騷之外編雲僊之續記也向來小說家標新領異移步換形後之作者幾於無可著筆得此又樹一幟惜乎卷帙不全讀者猶有遺憾然其悽豔秀靈怡神盪魄感人固已深矣

僕本恨人字爲秋士對安仁之長簾塵掩茵幃依公瑕之故居種尋藥草（余居定光寺西爲前明周公瑕藥草山房故址）海天瑣尾嘗酸味於蘆中山水遨頭騁豪情於花外我之所歷閒亦如君君之所言大都先我惟是養生意懶學道心違亦自覺闕如者又誰爲補之歟浮生若夢印作珠摩（余藏舊犀角圓印一鐫浮生若夢一語）記事之初生同癸未（三白先生生于乾隆癸未余生于道光癸未）上下六十年有鄉先輩爲我身作印證抑又奇已聊賦十章豈惟三歎豔福清才兩意諧賓香閣上門詩牌深宵同啜桃花粥剛識雙鮮醬味佳

堪消瘦沈郎腰。

琴邊笑倚鬢雙青，跌宕風流總性靈。
分付名花次第開，膽瓶拳石伴金罍。
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卻巫山不是雲。
鸞起家庭劇可憐，幕巢飛燕影淒然。
梨花顚顚月無聊，夢透三春盡此宵。

商略山家栽種法，移春檻是活花屏。
笑他瑣碎板橋記，但約張魁清早來。
守此情天與終古，人間鴛牒只須焚。
呼燈黑夜開門去，玉樹枝頭泣杜鵑。
(三百於三月三十日悼亡) 重過王鈞斜畔路，不

雪暗荒江夜渡危，天涯莽莽欲何之？
鐵花巖畔春多麗，銅井山邊雪亦香。
眼底煙霞付筆端，忽耽冷趣忽濃歡。
便做神仙亦等閒，金丹苦鍊幾生慳。

寫來滿幅征人苦，猶未生逢兵亂時。
從此拓開詩境界，湖山大好似吾鄉。
畫船燈火層寮月，都作登州海市觀。
海山聞說風能引，也在虛無縹渺間。

同治壬戌初冬香禪精舍近僧題

楊序

浮生六記一書，余於郡城冷攤得之，六記已缺其二，猶作者手稿也。就其所記推之，知爲沈姓號三白，而名則已逸，徧訪城中無知者。其書則武林葉桐君刺史潘麐生茂才，顧雲樵山人，陶芭孫明經諸人，皆閱而心醉焉。弢園王君寄示陽湖管氏所題浮生六記六絕句，始知所亡「中山紀歷」蓋曾到琉球也。書之佳處已詳於麐生所題。近僧卽麐生自號，并以「浮生若夢爲歡幾何」之小印，鈐於簡端。

光緒三年七月七日，獨悟庵居士楊引傳識。

王跋

予婦兄楊甦補明，經曾於冷攤上購得浮生六記殘本，筆墨間纏綿哀感，一往情深，於伉儷尤敦篤。卜宅滄浪亭畔，頗擅水石林樹之勝，每當茶熟香溫，花開月上，夫婦開樽對飲，覓句聯吟，其樂神仙中人不啻也。曾幾何時，一切皆幻。此記之所由作也。予少時嘗跋其後云：『從來理有不能知，事有不然，情有不容己。夫婦準以一生，而或至或不至者，何哉？蓋得美婦非數生修不能，而婦之有才有色者，輒爲造物所忌，非寡卽夭。然才人與才婦，曠古不一合，苟合矣，卽寡夭焉，何憾？正惟其寡夭焉而情益深，不然，卽百年相守，亦奚裨乎？嗚呼！人生有不遇之感，蘭杜有零落之思。歷來才色之婦，湮沒終身，抑鬱無聊，甚且失足墮行者不少矣，而得如所遇以夭者，抑亦難之。乃後之人，憑弔，或嗟其命之不辰，或悼其壽之弗永，是不知造物者所以善全之意也。美婦得才人，

雖死賢於不死。彼庸庸者即使百年相守，而不必百年已泯然盡矣。造物所以忌之，正造物所以成之哉！『顧跋後未越一載，遽賦悼亡，若此語爲之讖也。是書余惜未抄副本，旅粵以來時憶及之。今聞甌補已出付尊聞閣主人以活字版排印，持郵寄此跋，附於卷末，志所始也。』

丁丑秋九月中旬，淞北玉鮓生王韜病中識。

新式
標點

浮生六記目次

卷一 閨房記樂·····一

卷二 閑情記趣·····一一

卷三 坎坷記愁·····一七

卷四 浪游記快·····二八

新式標點 浮生六記

卷一 閨房記樂

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正值太平盛世，且在衣冠之家，居蘇州滄浪亭畔，天之厚我可謂至矣。東坡云：『事如春夢了無痕，』苟不記之筆墨，未免有辜彼蒼之厚。因思闕離三百篇之首，故列夫婦於首卷，餘以次遞及焉。所愧少年失學，稍識之無，不過記其實情實事而已。若必考訂其文法，是責明於垢鑑矣。

余幼聘金沙于氏，八齡而天，娶陳氏。陳名芸，字淑珍，舅氏心餘先生女也。生而穎慧，學語時，口授琵琶行，即能成誦。四齡失怙，母金氏，弟克昌，家徒壁立。芸既長，嫻女紅，三口仰其十指供給。克昌從師修脯無缺。一日，於書篋中得琵琶行，揆字而認，始識字，刺繡之暇，漸通吟詠，有『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之句。余年十三，隨母歸甯，兩小無嫌得見所作，雖嘆其才思雋秀，竊恐其福澤不深，然心注不能釋，告母曰：『若爲兒擇婦，非淑姊不娶。』母亦愛其柔和，即脫金戒指締姻焉。此乾隆乙未七月十六日也。是年冬，值其堂姊出閣，余又隨母往。芸與余同齒，而長余十月，自幼姊弟相呼，故仍呼之曰淑姊。時但見滿室鮮衣，芸獨通體素淡，僅新其鞋而已。見其繡製精巧，詢爲已作，始知其慧心不僅在筆墨也。其形削肩長項，瘦不露骨，眉彎目秀，顧盼神飛，唯兩齒微露，似非佳相。一種纏綿之綿態，令人之意也消。索觀詩稿，有僅一聯，或三四句，多未成篇者。詢其故，笑曰：『無師之作，願得知己，堪師者，敲成之耳。』余戲題其籤曰：『錦囊佳句，』不知天壽之機，此已伏矣。是夜送親城外，返已漏三下，腹饑索餌，婢媼以棗脯進，余嫌其甜，芸暗牽余袖，隨至其室，見藏有煖粥并小菜焉。余欣然舉箸，忽聞芸堂兄玉衡呼

曰：「淑妹速來！」芸急閉門曰：「已疲乏，將臥矣。」玉衡擠身而入，見余將吃粥，及笑睨芸曰：「頃我索粥，汝曰『盡矣』，乃藏此專待汝壻耶？」芸大窘避去，上下譁笑之。余亦負氣，挈老僕先歸。

自吃粥被嘲，再往，芸即避匿，余知其恐貽人笑也。至乾隆庚子正月二十二日花燭之夕，見瘦怯身材依然如昔，頭巾既揭，相視嫣然。合卺後，並肩夜膳，余暗於案下握其腕，煖而滑膩，胸中不覺怦怦作跳。讓之食，適逢齋期，已數年矣。暗計吃齋之初，正余出痘之期，因笑謂曰：「今我光鮮無恙，姊可從此開戒否？」芸笑之以目點之，以首。廿四日爲余姊于歸，廿三國忌不能作樂，故廿二之夜即爲余姊款嫁，芸出堂陪宴。余在洞房與伴娘對酌，拇戰輒北，大醉而臥。醒則芸正曉妝未竟也。是日親朋絡繹，上燈後始作樂。廿四子正，余作新舅送嫁，丑未歸來，業已燈殘人靜，悄然入室，伴嫗盹於床下，芸卸妝尙未臥，高燒銀燭，低垂粉頸，不知觀何書而出神若此，因撫其肩曰：「姊連日辛苦，何猶孜孜不倦耶？」芸忙回首起立曰：「頃正欲臥，開櫥得此書，不覺閱之忘倦。」西廂之名聞之熟矣，今始得見，真不愧才子之名，但未免形容尖薄耳。」余笑曰：「唯其才子筆墨方能尖薄。」伴嫗在旁促臥，令其閉門先去。遂與比肩調笑，恍同密友重逢，戲探其懷，亦怦怦作跳。因俯其耳曰：「姊何心春乃爾耶？」芸回眸微笑，便覺一縷情絲搖人魂魄，擁之入帳，不知東方之既白。

芸作新婦，初甚緘默，終日無怒容，與之言微笑而已。事上以敬，處下以和，井井然未嘗稍失。每見朝曦上窗，卽披衣急起，如有人呼促者然。余笑曰：「今非吃粥比矣，何尙畏人嘲耶？」芸曰：「曩之藏粥待君，傳爲話柄，今非畏嘲，恐堂上道新娘嬾惰耳。」余雖戀其臥而德其正，因亦隨之早起。自此耳鬢相磨，觀同形影，愛戀之情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而歡娛易過，轉睫彌月，時吾父稼夫公在會稽幕府，專役相逐，受業於武林趙省齋先生門下。先生循循善誘，余今日之尙能握管，先生力也。歸來完姻時，原訂隨時到館，聞信之餘，心甚悵然，恐芸之對人墮

淚而芸反強顏勸勉，代整行裝，是晚但覺神色稍異而已。臨行，向余小語曰：『無人調護，自去經心。』及登舟解纜，正當桃李爭妍之候，而余則恍同林鳥失羣，天地異色。到館後，吾父即渡江東去。居三月如十年之隔。芸雖時有書來，必兩問一答，半多勉勵詞，餘皆浮套語，心殊快快。每當風生竹院，月上蕉牕，對景懷人，夢魂顛倒。先生知其情，即致書吾父，出十題而遣余暫歸，喜同戍人得赦。登舟後，反覺一刻如年。及抵家，吾母處問安畢，入房，芸起相迎，握手未通片語，而兩人魂魄恍恍然化烟成霧，覺耳中惺然一響，不知更有此身矣。時當六月，內室炎蒸，幸居滄浪亭，愛蓮居西間壁，板橋內一軒臨流，名曰我取。取『清斯濯纓，濁斯濯足』意也。檐前老樹一株，濃陰覆牕，人面俱綠，隔岸遊人往來不絕，此吾父稼夫公垂簾宴客處也。稟命吾母，攜芸消夏於此，因暑罷繡，終日伴余課書論古，品月評花而已。芸不善飲，強之可三盃，教以射覆爲令，自以爲人間之樂，無過於此矣。

一日，芸問曰：『各種古文，宗何爲是？』余曰：『國策南華取其靈快，匡衡劉向取其雅健，史遷班固取其博大，昌黎取其渾，柳州取其峭，廬陵取其宕，三蘇取其辯，他若賈董策對，庾徐駢體，陸贄奏議，取資者不能盡舉，在人之慧心領會耳。』芸曰：『古文全在識高氣雄，女子學之恐難入彀，唯詩之一道，妾稍有領悟耳。』余曰：『唐以詩取士，而詩之宗匠必推李杜。卿愛宗何人？』芸發議曰：『杜詩錘鍊精純，李詩瀟灑落拓，與其學杜之森嚴，不如學李之活潑。』余曰：『工部爲詩家之大成，學者多宗之，卿獨取李何也？』芸曰：『格律謹嚴，詞旨老當，誠杜所獨擅，但李詩宛如姑射仙子，有一種落花流水之趣，令人可愛，非杜亞於李，不過妾之私心。宗杜心淺，愛李心深。』余笑曰：『初不料陳淑珍乃李青蓮知己。』芸曰：『妾尚有啓蒙師白樂天先生，時感於懷，未嘗稍釋。』余曰：『何謂也？』芸曰：『彼非作琵琶行者耶？』余笑曰：『異哉！李太白是知己，白樂天是啓蒙師，余適字三白，爲卿壻，卿與「白」字何其有緣耶？』芸笑曰：『白字有緣，將來恐白字連篇耳。』（吳音呼別字爲白字。）相與

大笑。余曰：『卿既知詩，亦當知賦之棄取。』芸曰：『楚辭爲賦之祖，妾學淺費解。就漢晉人中調高語鍊，似覺相如爲最。』余戲曰：『當日文君之從長卿，或不在琴而在此乎？』復相與大笑而罷。

余性爽直落拓不羈，若腐儒迂拘多禮，偶爲披衣整袖，必連聲道：『得罪！』或遞巾授扇，必起身來接。余始厭之曰：『卿欲以禮縛我耶？』語曰：『禮多必詐。』芸兩頰發赤，曰：『恭而有禮，何反言詐？』余曰：『恭敬在心，不在虛文。』芸曰：『至親莫如父母，可內敬在心而外肆狂放耶？』余曰：『前言戲之耳。』芸曰：『世間反目多由戲起，後勿冤妾令人鬱死。』余乃挽之入懷，撫慰之始解顏爲笑。自此「豈敢」「得罪」竟成語助詞。鴻案相莊廿有三年，年愈久而情愈密。家庭之內或暗室相逢，窄途邂逅，必握手問曰：『何處去？』私心忒忒，如恐旁人見之者。實則同行並坐，初猶避人，久則不以爲意。芸或與人坐談，見余至必起立，偏挪其身，余就而並焉。彼此皆不覺其所以然者，始以爲慚，繼成不期然而然。獨怪老年夫婦，相視如仇者，不知何意？或曰：『非如是焉得白頭偕老哉！』斯言誠然歟！

是年七夕，芸設香燭瓜果，同拜天孫於我取軒中。余鑄「願生生世世爲夫婦」圖章二方，余執朱文，芸執白文，以爲往來書信之用。是夜月色頗佳，俯視河中波光如練，輕羅小扇並坐水牕，仰見飛雲過天，變態萬狀。芸曰：『宇宙之大同此一日，不知今日世間，亦有如我兩人之情與否？』余曰：『納涼玩月到處有之，若品論雲霞，或求之幽閨繡闥，慧心默證者固亦不少；若夫婦同觀，所品論者恐不在此雲霞耳。』未幾燭盡月沉，撒果歸臥。

七月望，俗謂鬼節。芸備小酌，擬邀月暢飲，夜忽陰雲如晦。芸愀然曰：『妾能與君白頭偕老，月輪當出。』余亦索然。但見隔岸螢光明滅萬點，梳織於柳隄蓼渚間。余與芸聯句以遣悶懷，而兩韻之後逾聯逾縱，想入非夷，隨口亂道。芸已漱涎涕淚笑倒余懷，不能成聲矣。覺其髮邊茉莉濃香撲鼻，因拍其背以他詞解之曰：『想古人以』

茉莉形色如珠，故供助妝壓簪，不知此花必沾油頭粉面之氣，其香更可愛，所供佛手當退三舍矣。『芸乃止笑曰：『佛手乃香中君子，只在有意無意間；茉莉是香中小人，故須借人之勢，其香也如脅肩諂笑。』余曰：『卿何遠君子而近小人？』芸曰：『我笑君子愛小人耳。』正話間，漏已三滴，漸見風掃雲開，一輪湧出，乃大喜。倚窗對酌，酒未三盃，忽聞橋下閨然一聲，如有人墮，就窗細矚，波明如鏡，不見一物，惟河開灘有隻鴨急奔聲。余知滄浪亭畔素有溺鬼，恐芸膽怯，未敢即言。芸曰：『噫！此聲也，胡爲乎來哉？』不禁毛骨皆悚，急閉牕，攜酒歸房，一燈如豆，羅帳低垂，弓影盃蛇，驚神未定。剔燈入帳，芸已寒熱大作，余亦繼之，困頓兩旬，真所謂樂極災生，亦是白頭不終之兆。

中秋日，余病初愈，以芸年半新婦，未嘗一室間壁之滄浪亭，先令老僕約守者勿放閑人，於將晚時，偕芸及余幼妹一嫗一婢扶焉，老僕前導，過石橋，進門，折東曲徑而入，疊石成山，林木蔥翠，亭在土山之巔，循級至亭心，周望極目可數里，炊煙四起，晚霞爛然，隔岸名近山林，爲大憲行臺宴集之地，時正讀書院猶未啓也。攜一毯設亭中，席地環坐，守者烹茶以進，少焉一輪明月已上林梢，漸覺風生袖底，月到波心，俗慮塵懷，爽然頓釋。芸曰：『今日之遊樂矣！若駕一葉扁舟，往來亭下，不更快哉？』時已上燈，憶及七月十五夜之驚相，悵下亭而歸。吳俗，婦女是晚不拘大家小戶，皆出結隊而遊，名曰『走月亮』。滄浪亭幽雅清曠，反無一人至者。

吾父稼夫公喜認義子，以故余異姓弟兄有二十六人，吾母亦有義女九人。九人中王二姑，俞六姑，與芸最和好。王癡憨善飲，俞豪爽善談，每集必逐余居外，而得三女同榻，此俞六姑一人計也。余笑曰：『侯妹干歸後，我當邀妹丈來，一住必十日。』俞曰：『我亦來此，與嫂同榻，不大妙耶？』芸與王微笑而已。時爲吾弟啓堂娶婦，遷居飲馬橋之倉米巷，屋雖宏暢，非復滄浪亭之幽雅矣。吾母誕辰演劇，芸初以爲奇觀，吾父素無忌諱，點演慘別等

劇老伶刻畫見者情動。余窺簾見芸忽起去，良久不出，入內探之。俞與王亦繼至。見芸一人支頤獨坐鏡奩之側，余曰：『何不快乃爾？』芸曰：『觀劇原以陶情，今日之戲徒令人腸斷耳。』俞與王皆笑之。余曰：『此深於情者也。』俞曰：『嫂將竟日獨坐於此耶？』芸曰：『俟有可觀者再往耳。』王聞言先出，請吾母點刺梁後索等劇，勸芸出觀，始稱快。

余堂伯父素存公早亡無後，吾父以余嗣焉。墓在西跨塘福壽山祖塋之側，每年春日必挈芸拜掃。王二姑聞其地有戈園之勝，請同往。芸見地下小亂石有苔紋斑駁可觀，指示余曰：『以此疊盆山，較宣州白石爲古致。』余曰：『若此者恐難多得。』王曰：『嫂果愛此，我爲拾之。』卽向守墳者借蓆袋一，鶴步而拾之。每得一塊，余曰：『善！』卽收之。余曰：『否！』卽去之。未幾，粉汗盈盈，拽袋返，曰：『再拾則力不勝矣。』芸且揀且言曰：『我聞山果收獲，必藉猴力，果然！』王憤撮十指作哈癢狀，余橫阻之，責芸曰：『人勞汝逸，猶作此語，無怪妹之動憤也。』歸途遊戈園，穉綠嬌紅，爭妍競媚。王素愁，逢花必折。芸叱曰：『旣無瓶養，又不簪戴，多折何爲？』王曰：『不知痛癢者何害！』余笑曰：『將來罰嫁麻面多鬚郎，爲花洩忿。』王怒余以目擲花於池，以蓮鉤撥入池中，曰：『何欺侮我之甚也！』芸笑解之而罷。

芸初緘默，喜聽余議論，余調其言，如蟋蟀之用繚草，漸能發議。其每日飯必用茶泡，喜用茶泡，食芥瀹豆腐，吳俗呼爲臭乳腐，又喜食瀹蝦瓜。此二物余生平所最惡者，因戲之曰：『狗無胃而食糞，以其不知臭穢。蟋蟀團糞而化蟬，以其欲修高舉也。卿其狗耶蟬耶？』芸曰：『竊取其價廉而可粥可飯，幼時食慣。今至君家，已如蟋蟀化蟬，猶喜食之者，不忘本也。至瀹瓜之味，到此初嘗耳。』余曰：『然則我家係狗寶耶？』芸窘而強解曰：『夫糞人家皆有之，要在食與不食之別耳。然君喜食蒜，妾亦強嘆之，腐不敢強，瓜可掩鼻略嘗，入咽當知其美，此猶無鹽』

貌醜而德美也。」余笑曰：「卿陷我作狗耶？」芸曰：「妾作狗久矣，屈君試嘗之。」以箸強塞余口，余掩鼻咀嚼之，似覺脆美，開鼻再嚼，竟成異味。從此亦喜食。芸以麻油加白糖少許拌滷腐，亦鮮美。以滷瓜搗爛拌滷腐，名之曰「雙鮮醬」，有異味。余曰：「始惡而終好之，理之不可解也。」芸曰：「情之所鍾，雖醜不嫌。」

余啓堂弟婦，王虛舟先生孫女也，僅妝時偶缺珠花。芸出其納采所受者呈吾母，婢媼旁惜之。芸曰：「凡爲婦人已屬純陰，珠乃純陰之精，用爲首飾，陽氣全克矣，何貴焉？」而於破書殘畫反極珍惜。書之殘缺不全者，必搜集分門，彙訂成帙，統名之曰「斷簡殘編」。字畫之破損者，必覓故紙粘補成幅，有破缺處，倩予全好而捲之，名曰「棄餘集賞」。於女紅中饋之暇，終日瑣瑣不憚煩倦。芸於破笥爛卷中，偶獲片紙可觀者，如得異寶。舊鄰馮姬每收亂卷賣之，其癖好與余同，且能察眼意，懂眉語，一舉一動示之以色，無不頭頭是道。余嘗曰：「惜卿雌而伏，苟能化女爲男，相與訪名山，搜勝跡，遨遊天下，亦不快哉。」芸曰：「此何難？俟妾鬢斑之後，雖不能遠遊五嶽，而地近之虎阜靈巖，南至西湖，北至平山，儘可偕遊。」余曰：「恐卿鬢斑之日，步履已艱。」芸曰：「今世不能期以來世。」余曰：「來世卿當作男，我爲女子相從。」芸曰：「必得不昧今生，方覺有情趣。」余笑曰：「幼時一粥猶談不了，若來世不昧今日，合盍之夕，細談隔世，更無合眼時矣。」芸曰：「世傳月下老人專司人間婚姻事，今生夫婦已承牽合，來世姻緣亦須仰藉神力，盍繪一像祀之？」時有茗谿戚柳隄名遠，喜寫人物，情繪一像，一手挽紅絲，一手攜杖懸姻緣簿，童顏鶴髮，奔馳於非煙非霧中，此戚君得意筆也。友人石琢堂爲題讚語於首，懸之內室。每逢朔望，余夫婦必焚香拜禱。後因家庭多故，此畫竟失所在，不知落在誰家矣。「他生未卜此生休」兩句，人癡情，果邀神鑒耶？

遷倉米巷，余額其臥樓曰「寶香閣」，蓋以芸名而取如賓意也。院墻牆高，一無可取。後有廂樓，通藏書處，開牕對

陸氏廢園，但有荒涼之象。滄浪風景，時切苦懷。有老嫗居金母橋之東，埂巷之北。繞屋皆菜園，編籬爲門。門外有池，約畝許，花光樹影，錯雜籬邊。其地卽元末張士誠王府廢基也。屋西數武，瓦礫堆成土山，登其巔可遠眺。地曠人稀，頗饒野趣。嫗偶言及芸，神往不置，謂余曰：『自別滄浪，夢魂常繞，今不得已而思其次，其老嫗之居乎？』余曰：『連朝秋暑灼人，正思得一清涼地以消長晝。卿若願往，我先觀其家可居，卽襆被而往，作一月盤桓，何如？』芸曰：『恐堂上不許。』余曰：『我自請之。』越日至其地，屋僅二間，前後隔而爲四，紙牕竹榻，頗有幽趣。老嫗知余意，欣然出其臥室爲賃，四壁糊以白紙，頓覺改觀。於是稟知吾母，挈芸居焉。鄰僅老夫婦二人，灌園爲業，知余夫婦避暑於此，先來通殷懃，并釣池魚，摘園蔬爲饋。償其價不受，芸作鞋報之，始謝而受。時方七月，綠樹蔭濃，水風來，蟬鳴聒耳。鄰老又爲製魚竿，與芸垂釣於柳陰深處。日落時，登土山觀晚霞夕照，隨意聯吟，有『獸雲吞落日，弓月彈流星』之句。少焉，月印池中，蟲聲四起，設竹榻於籬下。老嫗報酒溫飯熟，遂就月光對酌，微醺而飯。浴罷，則涼簾蕉扇，或坐或臥，聽鄰老談因果報應事。三鼓歸家，週體清涼，幾不知身居城市矣。籬邊倩鄰老購菊，遍植之。九月花開，又與芸居十日。吾母亦欣然來觀，持盞對菊，賞玩竟日。芸喜曰：『他年當與君卜築於此，買遠屋菜園十畝，課僕嫗植瓜蔬，以供薪水。君畫我繡，以爲詩酒之需，布衣菜飯，可樂終身，不必作遠遊計也。』余深然之。今卽得有境地，而知已淪亡，可勝浩嘆！

離余家半里許，醋庫巷有洞庭君祠，俗呼水仙廟，迴廊曲折，小有園亭。每逢神誕，衆姓各認一落，密懸一式之玻璃燈，中設寶座，旁列瓶几，插花陳設，以較勝負。日惟演戲，夜則參差高下，插燭於瓶花間，名曰花照。花光燈影，寶鼎香浮，若龍宮夜宴。司事者或笙簫歌唱，或煮茗清談，觀者如蟻集。簷下皆設欄爲限，余爲衆友邀去，插花布置，因得躬逢其盛。歸家向芸，豔稱之。芸曰：『惜妾非男子，不能往。』余曰：『冠我冠，衣我衣，亦化女爲男之法也。』

「於是易髻爲辮，添掃娥眉，加余冠，微露兩鬢，尙可掩飾，服余衣長一寸又半，於腰間折而縫之，外加馬褂。」曰：「脚下將奈何？」余曰：「坊間有蝴蝶履，小大由之，購亦極易，且早晚可代撒鞋之用，不亦善乎？」芸欣然，及晚餐後，裝束既畢，效男子拱手闊步者良久，忽變卦曰：「妾不去矣。爲人識出，既不便，堂上聞之，又不可。」余從惠曰：「廟中司事者誰不知我，即識出亦不過付之一笑耳。吾母現在九妹丈家，密去密來，焉得知之？」芸攪鏡自照，狂笑不已。余強挽之，悄然逕去。遍遊廟中，無識出爲女子者，或問何人，以表弟對，拱手而已。最後至一處，有少婦幼女坐於所設寶庭後，乃楊姓司事者之眷屬也。芸忽趨彼通款曲，身一側而不覺，一按少婦之肩。旁有婢媼怒而起曰：「何物狂生，不法乃爾！」余欲爲措詞掩飾。芸見勢惡，即脫帽翹足示之曰：「我亦女子耳。」相與愕然，轉怒爲歡，留茶點，喚肩輿送歸。

吳江錢師竹病故，吾父信歸，命余往弔。芸私謂余曰：「吳江必經太湖，妾欲偕往一寬眼界。」余曰：「正慮獨行踽踽，得卿同行固妙，但無可託詞耳。」芸曰：「託言歸寧。君先登舟，妾當繼至。」余曰：「若然，歸途當泊舟萬年橋下，與卿待月乘涼，以續滄浪韻事。」時六月十八日也。是日早涼，攜一位先胥至江渡口，登舟而待。芸果肩輿至，解纜出虎嘯橋，漸見風帆沙鳥，水天一色。芸曰：「此即所謂太湖耶？今得見天地之寬，不虛此生矣。想閨中人有終身不能見此者。」閒話未幾，風搖岸柳，已抵江城。余登岸拜奠畢，歸視舟中洞然，急詢舟子。舟子指曰：「不見長橋柳陰下，觀者魚與捕魚乎？」蓋芸已與船家女登岸矣。余至其後，芸猶粉汗盈盈，倚女而出神焉。余拍其肩曰：「羅衫汗透矣！」芸回首曰：「恐錢家有人到舟，故暫避之。君何回來之速也？」余笑曰：「欲捕逃耳。」於是相挽登舟，返棹至萬年橋下，陽烏猶未落也。舟牕盡落，清風徐來，紈扇羅衫，剖瓜解暑。少焉霞映橋紅，籠煙柳暗，銀蟾欲上，漁火滿江矣。命僕至船梢與舟子同飲。船家女名素雲，與余有盃酒交，人頗不俗。招之與芸同坐。